



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政课赋能

□ 车 凤

族和国家，这便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另一方面，真正的理想是要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根本追求，是谓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如果能够把这样的使命担当融入思政课的教育教学中，对于帮助广大年轻人找到生命的意义、唤起他们的家国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作用。

做人教育

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思政学科涵盖广泛，既从宏观层面关注和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人的思想发展的规律，也会从微观层面触及个人幸福和人际关系处理的一些具体层面。从学生的身心发展阶段而言，如何在生活中更好地认识和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也是非常切实和紧要的问题。

有关研究显示，人的成功、幸福与人际关系的正相关性：一个人与周围人的相处越彼此信赖、融洽亲密，他的事业就会越成功，身体会越健康，人生就会更幸福。没有人能活在真空中，如果一个人没有办法和他人和谐相处，不仅会烦恼丛生，还会在内心中产生深深的孤独感。古人讲的“立德”，强调的是“仁者不忧”，指的是能够在理解和包容中去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尽管时代在发展，中国古人很多处理人际关系的智慧依然可供今人借鉴参考。《论语》中有很多指导我们识人和相处的具体原则。比如，了解判断一个人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意为要观察他因何去做一件事，如何去做，再观察他做此事时的心情如何，安还是不安。再如子贡问交友问题，孔子告诉他“忠告而善道之”，也就是说对待朋友，要忠实地劝告他，恰当地引导他。

在儒家思想中，不管是指向包容和换位思考的“恕”道，还是强调“君子求诸己”“吾日三省吾身”的自省精神，抑或是“君子和而不同”所倡导的互相尊重和包容接纳，都会对年轻人重新认知人际关系有所裨益，会让人生格局放大，拥有更为宽阔的心胸，更懂得欣赏、体谅、尊重他人。这无疑也是思政课教育成效的一种重要体现。

磨砺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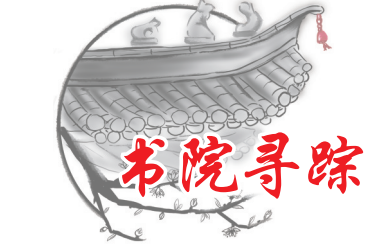
《论语》有言，“仁者先难而后获”，孟子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如果一个人在较为富足和安逸的生活条件中成长，对于挫折磨难的承受能力相对较弱。而正确地认识挫折和磨难，把困难看成成长的机会，就会在生活的跌宕起伏中有更强的觉知和反思自省。

思政课是价值教育与知识教育相统一的课程，既与中国近现代史紧密融合，又与生活及时政不可分割。世上没有一帆风顺的人生之路，若能把古圣先贤“勇者无惧”的生命态度传达给学生，必然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超越磨难挫折。王阳明曾经把人的历练比喻成“炼金”。他说，“譬之金之在冶，经烈焰，受锻锤，当此时之，为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视之，方喜金之益精炼，而惟恐火力锻锤之不至。既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锻炼之有成矣”。当学生理解了我们党和国家所经历苦难辉煌的历程，不仅会更好地树立他们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也必然会让他们的个体生命生发出更加强韧的生命力量。

当然，还需要厘清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志”。职业理想是一个人实现志向的路径和载体，但并不等同于志向。志向远比职业理想要宏大得多。志向不仅关乎自身和父母亲友，还关乎他人、社会，更关乎民

独峰书院：碧涧修筠传文脉

□ 赵月枝



独峰书院位于浙江省缙云县仙都街道，面朝好溪，背靠好山。它以其独特的人文地理与变迁历史，传承着一方水土的文脉，诠释着文人墨客的志向，见证着传统书院文化在时代转型与发展中的探索。

(一)

谢灵运《游名山记》载，缙云山旁有孤石，屹然干云……顶有湖，生莲花……古人云，黄帝炼丹于此。谢灵运所说的“孤石”，就是缙云县境内名“石笋”的独峰或鼎湖峰。这块高1708米的火山流纹岩巨石在九曲练溪边拔地凌云，不仅是世界罕见的单体石柱，而且有特殊的文化意义。相传，轩辕黄帝置鼎于峰顶炼丹，丹成后“驭龙升天”。随着“缙云山”被唐明皇李隆基敕封为“仙都山”，以“独峰”为标志的诗画仙都神秀山水，吸引着历代文人墨客在这里流连忘返，使仙都成为瓯江山水诗路上名胜遍地、诗文满山的重要节点。南宋理学家和教育家朱熹曾先后两次来缙云。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因公务第一次巡视缙云。在壶镇讲学一天后，他在仙都停留了六天，一边寄情山水，留下了“碧涧修筠似故山”佳句，一边传道讲学。朱熹讲学在缙云及周边县成为缙云文化与教育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而壶镇美化书院和仙都独峰书院的建立，就是重要见证。

当然，创建书院并非一时一人之功，独峰书院尤为如此。嘉定元年（1208年），在“庆元党争”中寂寞而终的朱熹得到平反，宁宗皇帝赐谥号“文”。朱熹弟子们在他讲过学的地方，开始了创建书院活动。也正是在这一年，朱熹在仙都讲学时其左右的缙云



学子陈邦衡和陈邦钥兄弟在仙都建立读书堂弘扬理学，为独峰书院埋下了一块奠基石。宝庆三年（1227年），理宗皇帝赠朱熹为太师，并追封“信国公”。一年后，迁居缙云的青田籍进士叶嗣昌在阅读书堂的基础上创建讲学之所礼殿。咸淳七年（1271年），朱熹的弟子、官至户部尚书兼临安知府的缙云进士潜说友拨款扩建了礼殿，定名独峰书院。扩建与翻修后的独峰书院，“气象聿新，有天然泉石之境”，当时堪称一流。

到了元朝，朝廷直接派官员管理书院，称为“山长”。独峰书院也因有孔家世孙孔林任山长，并在书院内立孔子像，而在江浙名声大震。在县内同为纪念朱熹讲学所建的美化书院，也达到鼎盛时期。然而，到了明初，朝廷重点兴办官学，民办书院开始衰落。明洪武三年（1370年），缙云知县朱成远在县城新建了官办的五云书院，而独峰书院中的孔子像，则被移到县城学宫内供奉。

(二)

到了明代，位于独峰之西的伏虎岩下的独峰书院由于地势较低，不断受到洪水的侵蚀，逐步被淹没。但是文人墨客们讲学论道热情依旧。在独峰书院的旧址，明代缙云进士樊献科建立过“仙都草堂”。然而，这都无法代替历史上独峰书院更为广博的文脉传承功能。终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在前后两

(三)

现存的《独峰书院志》不仅记载着同治年间修建书院的历史、周边景观、书院楹联、规约与捐助名录，而且念念不忘追溯书院与朱熹讲学的渊源以及书院带给缙云“二百余年贤达迭出而科名之盛甲于浙东”的辉煌。今天，我们也许已经很难探寻朱熹的理学思想本身在缙云及周边地区的具体传承脉络。但

是，从隔壁永康县出现了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用经世济民的“事功之学”挑战朱熹所代表的理学家“道德性命”之学，也许可以类推，这一带的文人，并没有因为朱熹的声望而停止自己的思考。朱熹缙云讲学和此后的书院建设，使重教尚学在缙云蔚然成风，一直延续至今。独峰书院也作为缙云的文脉高地，于1985年和2011年先后成为缙云县和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而清华大学校园里那座缙云人开设的“独峰书院”咖啡屋，也默默诠释着“独峰书院”四个字在当地人心中的学术殿堂记忆。

现在的独峰书院与原址相隔两里地，有优越的人文地理位置。门前，是波光粼粼、鹭翔鱼游的好溪；背后，好山岩垅上一个自然穿洞，远看如月似镜，构成在书院里抬头可见的“月镜岩”奇观；旁侧，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仙都摩崖题记的倪翁洞核心区，这里布满了从唐代到近现代的名人摩崖石刻。

近年来，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一批批中外学者和青年学子走进书院，开展学术研讨与国际人文交流活动。这座历经沧桑的书院不仅恢复了其作为讲学之所的功能，而且正致力于讲好五千年华夏农耕文明的故事，在赓续与创新书院文化中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创意搭台：老旧厂房变身文化空间

□ 陆园园

统筹考虑文化园区先发优势和老旧厂房空间优势。将老旧厂房转化为文化空间可按照四种模式定位：一是将园区升级为休闲和旅游景区，打造消费品牌地标；二是提供公共服务平台，强化园区内企业集群竞争力；三是提升园区自身文化品牌价值，赋予入驻企业效益；四是园区与企业协同发展，建设品牌化产业集群。依托上述定位，为加快创新转化，首先需要促进文化与科技、文化与旅游、文化与金融、文化与商务、文化与休闲的深度融合，加大文化要素资源植入力度，如采用新型呈现方式对传统文化产品进行全方位展示，实现传统文化在园区的新型表达；同时要提升消费者、企业、政府、社会对园区的认知度，从消费品质、入驻企业质量、媒体宣传等各方面扩大园区集聚效应和品牌号召力，在园区环境打造、建筑设计、文化服务上创新理念和思路；此外还需充分发掘园区区位优势、建筑风貌和文化场景，传承和挖掘老旧厂房的工业文化内涵，鼓励小规模老旧厂房定位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鼓励大规模老旧厂房定位为文化产业园区、文化街区等。

强调文化园区、老旧厂房与城市更新三者间深层次融合。为筑巢引凤，在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培育过程中应考虑三个方面因素：一是按照标准国际化、布局均衡化、设施现代化、风貌特色化的导向，实现园区与城市的空间融合、功能融合和配套设施融合；二是推进园区业态精品化、集约化、多元化发展，提升城市形象，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城市知名度，激活经济发展新动能；三是立足于改进公共服务、解决社会问题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要求，实现园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依据以上因素，可采取的工作措施包括：第一构建

园区、老旧厂房、入驻企业和城市间的“文化共生系统”，形成发展规划、专项政策和扶持资金“三位一体”的综合服务体系；第二对接导入优质资源和项目，引进有产业集聚效应的平台企业、龙头企业、资质企业和社会网络，帮助园区建立和重构高效网络关系，提升园区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第三利用好“去存量”后的城市空间，按照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和历史价值等标准，对老旧厂房进行分级、分类，对老旧厂房二次利用的空间进行重新评估和审定。

构建文化园区社会效益与老旧厂房经济效益的良性生态。在老旧厂房转型文化空间的运营管理上需树立三种思维：一是科技思维，建立统一的老旧厂房拓展文化空间数据库，采取数字化管理和运营方式，实现产业链的协调运作和完全透明化；二是系统思维，加强创意的依附性，构建创新生态系统，激活园区的创新活力和老旧厂房的商业活力；三是平台思维，打造园区之间、园区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良性沟通机制，增强协同力量，形成新的商业模式。按照上述思维，为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首先扎实做好老

旧厂房的摸查统计工作，实现管理部门间的信息资源共享；其次加强科技支撑，引进或建设科研院所、科创团队、众创空间等，集聚高新技术企业、科创导师，培育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再次推动园区内外产业链、人才、资本、技术等资源的横向整合，并通过收购、兼并等方式纵向整合产业链上下游优秀文化创意企业，持续完善社会融资渠道；最后建设园区（基地）共享的公共服务平台和中介服务体系，涵盖政策咨询、技术服务、人才引进与培训、展示推广、投融资等配套服务。

总之，我们要持续推进老旧厂房变身文化空间，遵循“高端引领、需求导向、科学利用、保护优先”等原则，努力推出精品示范项目，积极打造城市文化“金名片”，让沉睡的工业遗产焕发新活力，服务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